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卷十一

錢塘袁枚子才

各解類

束脩七解

束脩有七解谷梁束脩之肉不行於境中孔叢子子思居貧或致尊酒束脩董子大夫無束脩之餽此束脩肉脯也朱子引之以注論語者也此一解也後漢書卓茂傳束身自脩伏湛傳束脩其躬嵇康戒子書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此束脩取脩身之義又一解也南史袁楓傳我豈能具束脩爲兒買第北史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此束脩主財賄說又一解也新序新婚者有束

脩說苑君聘后屨二兩用琮大夫屨二兩用束脩親迎
者轂三轉夫下先行曰某之父使某其不珍之束脩敬
禮貞女此束脩雖亦財賄而恰主婚姻又一解也延篤
稱吾自束脩以來章懷太子註引鄭元謂束帶脩飾年
十五以上也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矣周
宏正勸元帝入建康曰若束脩以上士大夫知帝都本
無定處若小民未見車駕還京便謂列國諸王未名天
子韓昌黎註論語云小子能洒掃進退行束脩之末事
以勉其小者則吾必誨其大者此束脩主幼學說又一
解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脩一束與脩
分而爲二又一解也說苑云子華子對趙簡子曰主君

之亡臣不能東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者書傳畧說云太王避狄邠人束脩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千戸之邑此束脩似作揣揣行李之義又一解也

觚不觚三解

觚不觚有三解何註及韓詩外傳皆云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寡少也言飲酒當寡少也觚而不觚便不成政道矣此一說也西溪叢語云木簡也即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之觚引太平御覽言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言觚一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大事乎此一說也史遷酷吏傳破觚爲圜班氏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此主方圓說又

一說也則朱子所本

少艾三解

馮山公云少艾男色也左氏盍歸吾艾豭指宋朝也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下文好內適子殆是艾指幸臣此一說也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與工乃與幼艾指建信君也趙岐註美好也似主女子言此二解也至於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五十曰艾又一解

三戸二解

左傳楚孟執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戸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戸是三戸者地名也國策楚南公云楚雖三戸亡

秦必楚蘇林註曰但有三人家便可亡秦是三戸者極言戸口之少也

坫五解

坫解最多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illegible]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許叔重以爲屏墻別是一坫其累土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累土庋物之坫又有三焉有兩楹之間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也蓋用之庋爵者有堂下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崇坫康圭也蓋用之庋圭者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一康成注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同一累土之坫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

用之方客之日凡累土度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奥者故謂之西坫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是近於窔者東坫也屏墻之坫亦曰反坫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以外向爲反賈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所謂屏墻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反爵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爲專在廟中則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坫以土故字從土不可

合而爲一也周書旣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墻也再考廣韻瘞埋之禮不脩而積坌權厝亦謂之坫此全謝山經史問答所言

夏屋三解

詩箋夏屋大具也言厚設大具以食我也子雲法言震風凌雨方知夏屋之帡幪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曰夏屋渠渠皆作宮室講孔穎達云爾雅訓屋爲具當以禮物大具爲正解王伯厚漢制考又以夏屋爲門廡之稱

屋漏三解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鄭康成云屋小帳也漏隱也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宋儒以爲暗室也

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陳見復以爲即禮經陽厭之說詩云不愧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

匏瓜三解

何晏註匏瓜一處物也我乃東西南北之人焉能如匏瓜之繫黄東發引天官書曰匏瓜星也洛神賦有匏瓜無匹之詞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故曰焉能繫而不食朱子以爲浮水之物本莊子所謂五石匏是也

寤生三解

莊公寤生杜氏以爲姜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風俗通不舉寤生子言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若初生

便能視者謂之寤生生則有妨父母故惡之焦竑侯云
寤作逜逆也莊公逆生故驚姜氏

金吾三解

古今註以金吾爲木棒一解也顏師古以爲鳥名二解
也應劭以爲執金革以禦非常百官志黃金吾爲金禦
三解也

可憐二解

莊子庚桑楚汝欲返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言可憫也
鮑照詩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人同此可憐者
言可愛也

湯[illegible]二解

列子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張湛注云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湯則成湯也

癰疽二解

趙岐注孟子孔子所主癰疽醫也說苑曰雍雎疽名人也

騶虞四解

賈誼以騶爲圃虞爲官傳曰天子獵七騶咸駕是也墨子以騶虞爲樂章名如貍首之義白虎通以騶虞爲仁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識騶牙形如麋見則遠夷來賓文選註引琴操曰鄒虞鄒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也

有婦人焉二解

孔子曰有婦人焉古註文母也疑子無臣母之義朱註邑姜也又疑犯北雞之誚顧寧人常深疑之獨來集之樵書以爲婦字乃殷字之訛蓋膠鬲也

孟侯二解

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此一解也康誥所稱孟侯諸侯之長也蓋方伯也成王使康叔爲之又一解也

中堂三解

學士玉堂蓬瀛本借道家之名宋有集賢院大學士以宰相充之太宗親幸之後惟學士上任一正坐而已有

朱衣院使引之而上故曰中堂通雅則云明制宰相無印文俸皆借翰林院印故到任必在翰林院衙門吏視柄公幾位則設幾坐故曰中堂史文靖公云中堂者中書政事堂也堂自宋始建則中堂之名亦自宋始大抵宰相在閣中皆中坐明李賢入閣位中坐彭時以宣宗曾幸宜東西坐方爭而有旨置先聖像於閣中乃止

伊耆氏二解

堯稱伊耆氏人所知也周禮大司寇之屬有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供其杖咸則伊耆氏又官名也

鰥寡孤獨二解

外傳曰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無父有望

不爲孤無子有猶子不爲獨此衞湜集說引唐成伯璵所著禮記外傳也

殃及池魚二解

風俗通池仲魚人名也城門失火而延燒之也淮南子宋君失珠池爲之殫宋東門火國人汲水救火池竭而魚浮故也

蚩尤三解

史記以蚩尤爲古諸侯孔安國云九黎君號蚩尤應邵云蚩尤古天子之好五兵者大戴禮云庶人之貪者爲蚩尤楊升菴因之以爲古有兩蚩尤吳仁傑漢書刊誤補遺以爲皆非也蚩尤者蚩尤旗蓋星名也是以高祖

祭之而起兵耳

老聃三解

史記老子謚曰聃蔡雍書老子碑云孔子問禮時已二百歲故聃然老旄貌許氏說文云聃耳漫也老子名耳故字聃歟說雖有異同俱主老子說惟鄭康成注曾子問云老聃者古壽考之稱似與李耳無涉

子卯不樂三解

子卯不樂鄭同以爲相刑之日賈逵以爲桀紂亡日李壽曰子爲貪狠卯爲陰賊故不樂也

郭公三解

春秋郭公舊解爲闕文一說郭公乃郭巳之訛邢凱通

絹以郭公為草名

唐山夫人二解

唐山夫人服虔曰高祖姬韋昭曰唐山姓也漢初人

私字六解

三百篇中用私字有四解薄汚我私私燕服也遷其私人私人家臣也譚公惟私私姊妹之夫也私人之子皂隸之屬也說文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又女子陰也飛燕外傳曰穿其衣露其私又溺也左傳將私焉

龍字三解

龍有三解左氏龍見而雩謂東方七宿蒼龍也蛇乘龍

謂歲星也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卽太歲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星鐘簴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又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

五大夫二解

五大夫秦爵名非五人之謂也然左氏定公四年晉士蔑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此五大夫當是五人矣

王母六解

爾雅釋親父之妣爲王母此一解也周易晉卦六二爻茲介福於其王母古註母者處內而成德之義非是有

眞人此一解也爾雅以西王母爲西方昏荒之國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竹書穆王七年王母來賓皆言西戎又一解也葢地名山海經云西王母虎身鋸牙似是神獸又一解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稱女仙年可三十許宴於瑤池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三足名王母漢武登此山得玉函化爲白鳥飛去蔡夢弼引之以註老杜元都壇詩又一解也

趙李三解

阮籍詩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飛燕李夫人楊升菴以爲谷永傳之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是也江浩然以

爲何並傳之陽翟趙季李歆是也是三說也

羽觴三解

劉德云羽觴者疾如羽也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於下徹底可見也劉艮曰杯上插羽以速客飲也是三解矣

鮮卑二解

楚詞小腰細頸若鮮卑些註鮮卑帶也晉以後爲五胡之一顏氏家訓有教兒子彈琵琶學鮮卑語之說

季隨二解

古註周有八士以爲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皆顯宦於周宋盛時馬融以爲成王時康成以爲平王時然蕭穎士遊蒙山詩曰何子捐俗慕季隨躡遐軌似以周有八士

為隱者流與逸民一節同旨歲冬友曰疑蕭隷士所詠之季隨乃卞隨之僞

蕭墻三解

康成曰蕭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此而肅也金仁山曰屏也蕭疏可通望故曰蕭墻劉熙釋名亦作肅字解爾雅蘱蕭草也祭宗廟墻乃焫蕭之地也

傅說三解

築於有莘之野者殷相也見於天官書者星也漢賦傅說奉中闈之祠注女巫也

作者七人三解

作者七人包咸曰長沮桀溺丈人晨門儀封人荷蕢楚

狂也王弼以爲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康成又以七字爲十字之誤以爲辟世者夷齊虞仲也辟地者沮溺荷蓧也辟色者柳下惠少連也辟言者荷蕢楚狂也合而爲十人也張子云作者之謂聖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又一解也

三老四解

古三老之名有四解左氏三老凍餒杜注云中壽上壽下壽也王制三老五更孔疏云天子之所父事者禮最尊漢以桓榮爲三老李躬爲五更是也漢書嗇夫三老此鄉亭之小吏也又庶老國老死事之孤亦爲三老見禮經疏

八索三解

書序八卦之說曰八索言索求其義也賈逵以爲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即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謂空設之也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蓋乾首坤腹之義

周行三解

周行有三解左氏以爲后妃思得賢人以置周之列位此一解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主大道說朱子本之以註卷耳又一解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鄭箋公子衣屨不能順時齎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盡受之而無反幣復禮之思又一解也然唐人提籠忘采葉昨夜

夢漁陽本卷耳一章之義意思深婉若以爲求賢之詩轉覺無味

了鳥二解

魏志明帝起臺公卿負土衣冠了鳥此了鳥損壞之義也唐人詩以金了鳥對玉鴉叉此了鳥是鐶鈕之類又一解矣

原廟二解

顏師古註原廟重廟也引周禮原蠶爲證張舜民畫墁錄以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取高原之義也

三監三解

三監孔氏以爲管蔡商也漢地理志以爲殷畿內之三

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獨鄭康成以爲管蔡譌

三望五解而李穆堂先生別主一說

七政六宗各自爲說古人聚訟三望之解亦有五家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胡氏安國傳春秋用之賈逵服虔以爲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預釋左氏用之鄭康成以爲山川在封內者徐州魯地三望蓋海岱及淮范甯釋穀梁用之劉敞以爲星辰山川趙鵬飛以爲岱淮濟諸說歧出李穆堂駁云分星野之說攷之經傳不在望祀鄭氏趙氏以爲境內山川則諸侯所得祭常事耳何必一一公羊以河海爲封外之祀合於魯郊非禮之意然望

祀所及不獨此也凡望而祭者皆曰望故何氏釋天子方望以爲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有六既已推及境外何由知爲此三者耶何氏謂魯獨祭其大者謂泰山河海爲大豈日月星辰謂之小乎劉貢父以爲星辰山川庶幾近之然謂之三望當是有所不得泛及望祀也周禮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旣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也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乃四望曰祀山川曰祭是四望爲天神之屬山川爲地示之屬山川不得列於四望也祭祀各從其類故後世郊祀之禮亦以日月星辰風雨從祀於圜邱嶽鎭海瀆

從祀於方澤後人徒以虞書有望於山川之文遂以泰山河海之屬目爲三望不知山川雖在望祀之列於郊天之望無涉然則四望何神耶鄭註賈疏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之說疑天非一神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以祀屬天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其是說於天神矣可知四望者天神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曰四望亦曰方望魯虛一方讓於天子故曰三望猶樂器之曲縣亦虛一面以讓軒縣焉若山川爲地示之屬固不得列於郊祀之望也

六宗九解而楊文叔先生專主一說

尙書舜典禋於六宗孔安國傳曰精意以享之謂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時也寒暑也日月星水旱也蓋本祭法也自是而外以爲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旁不在四方助陰陽變化寔一而名六者歐陽大小夏侯也以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者劉歆孔光也以爲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者賈逵也以爲天地春夏秋冬者馬融也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鄭元也以爲天地四方者司馬彪也以爲天地間遊氣者孟康也以爲三昭三穆祖考所尊者張髦也以爲六代帝皇羲軒以來歷聖之所當祠者郝敬也王肅言家語宰

我問六宗之說孔子所答與祭法相合文叔先生曰孔氏所據至當不易之說也王肅雖別據家語而六宗之義無有異同可相證明鄭氏亦有依據而其辭支張髦義有可通而其說臆外此更無一當歐陽夏侯之說浮游恍惚古之聖人必不崇此無名之祀劉孔之乾坤六字則兼山澤賈逵之地宗則兼河海岱皆下文望於山川之事也馬融之天地四方又於上文類上帝語贅古者祭天禮嚴而不數非常祀而祭告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舜以攝位告非常祀也一時之間既類而復禋不爲太數乎司馬彪之說與馬融相彷易四時爲四方耳其地宗曰社稷五祀之屬五祀中霤門戶行竈乃祀

典之最細者以所祭者尊故名之曰宗舜攝位祭告山川羣神尙不先於六宗而亟亟於門戶行竈之祀亦瑣褻之甚矣孟康之說尤虛誕不足論鄭氏本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故非無據也然周禮於上帝曰禋於日月星辰等曰實柴曰槱燎則不得蒙禋祀上帝之文而謂日月星辰之屬亦以禋禮祀之明矣且又去日月不用以牽合六者之數不免支離其詞張髦之三昭三穆新安王氏孫氏皆取之王氏曰洛誥禋於文王武王是宗祀皆可稱禋孫氏曰類上帝祭天神也禋六宗祭人鬼也徧山川祭地祇也昭穆之說宗廟之祭人鬼之義乎

然吾謂受終文祖則宗廟之祭業已舉矣類帝以下皆外祀也朱子亦謂祖有功宗有德無昭穆皆宗之例則鄭之說於義亦有所不得通惟孔氏所據旣本於祭法而王肅所稱復出於家語適相符合家語宰我所問寔指六宗問自宰我答自孔子明白無疑而家語爲孔氏之書又非後人僞造可疑者祭法雖未明言六宗然而星曰幽宗水旱曰雩宗則日月寒暑與之一例其爲宗也明矣善乎蘇氏之論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此即類於上帝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即禋於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川谷

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有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卽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也祭法所敘乃舜典之章句義疏也嚴東友曰合劉昭六宗衆議至今說禮家計得三十六部竟獨謂六宗者乃六府也虞書曰水火木金土穀惟脩又曰六府孔脩郎方社之祭也類上帝郊也禋六宗社也望山川大祀也徧羣神小祀也至方社之神見左傳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此五方之神田正曰稷此社神較諸家之言爲確

禘四解

禘有四解其一大祭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

其一時祭王制春曰礿夏曰禘是也其一吉祭諸侯即位三年喪畢而祭謂之吉禘僖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晉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其一牲祭國語定王享范武子曰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韋昭註半體曰飫全體曰禘是也或以吉禘即是大祭因新主入廟遷主當還故大祭以審昭穆若然則魯僭禘晉亦僭禘𢾾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似魯之僭禘不止用之于祭且用之于賓矣

社二解

社有二方邱大地之神社鄉國之神

綿莊先生解禘與昌黎畧用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聖人不欲觀程緜莊以爲既灌以後魯用朱干玉戚之舞僭天子故也非謂其誠敬之衰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爲墨翟之學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可以証戴禮成王賜周公之訛韓昌黎註論語則合禘自既灌而往或問禘祭如在三章爲一章言僖公亂昭穆之序行逆祀之禮聖人傷之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言已不得在位之權正其祭禮故雖禘祭如不祭

方喪二解

檀弓方喪三年鄭註比方於父母之喪卽資父以事君之義此一解也賈公彥以爲方者卽尚書多士多方之

方禮記所稱無服之喪以畜萬邦舜爲堯三年喪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是也此又一解也

娣姒二解

爾雅釋親曰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劉熙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以後來也世俗相沿莫不以娣爲兄妻之呼弟妻以姒爲弟妻之呼兄妻矣此一解也鄭樵爾雅箋註曰考之古義兄弟之妻旣爲敵體故不以兄弟之長幼相命但以年長於巳則呼之爲姒年少於巳則呼之爲娣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叔

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是皆呼夫弟之妻也所謂長婦稚婦者實以婦人之長稚非以其夫之長稚也此又一解也至如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所云同出乃是同嫁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姒娣從此乃姒娣而娣妹又別爲一解矣

卞和刖足兩解

國策說苑皆謂卞和獻玉于楚王王以爲石也故刖之獨晉傳咸卞和畫像賦序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証玉之非石其賢于文仲遠矣戲畫其像于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慚色一言楚王刖之一言其自刖是二解矣

小蠻二解

香山詩楊柳小蠻腰小蠻妓名也後劉禹錫詩擕將小蠻去招得老劉來自註小蠻酒榼也是二解矣

六親三解

禮樂志如淳註六親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兄弟也賈傳應劭註父也母也兄也弟也妻也子也老子六親不和然后有孝慈王弼註同應劭賈疏又云父子有禮六親有義則父子又在六親之外

先配後祖三解

鄭忽先配後祖賈逵云三月廟見而後配也鄭衆以配

爲共牢食也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

下達二解

婚禮下達二字康成以爲媒氏通達兩氏之言是一解也敖繼公以爲自天子下達于庶人之義是又一解也

鬼夜哭二解

淮南子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曰鬼或作兔兔知作字必取其毫爲筆故夜哭也

雉朝飛二解

崔豹古今注云雉朝飛者齊處士牧犢子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兩雉雙飛而作按琴清英曰衛女之傅母某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太子早卒傅母屬其奔喪喪畢

女不肯歸終之以殉傳毋哀之取女平日所鼓琴到墓前鼓之忽有雉從墓中飛起故制曲曰雉朝飛較樂府收牘子云云似高一格

門生三解

門生見漢書韋賢傳顏師古注門生者猶云門下生也後漢書賈逵傳拜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為千乘國正郎歐公題孔宙碑陰釋之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此一解也唐書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雒入朝乃率門生出迎此是科場所取士之名至今稱之又一解也更有依附聲勢爲門生者宋書徐湛之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每出入鮮衣怒馬行遊里巷

是也應邵作泰山守未一月而殺門生孔北海譏之殆此類門生是矣

露筋祠五解

俗傳女子不宿人家爲蚊嚙死至露其筋此一說不見經傳而題詩者以訛傳訛久矣江德藻北道記云鹿過邵伯埭一夕爲蚊所食見筋故名鹿筋又一說也三餘編云露筋乃鑪金之訛晉時有友二人于此開爐冶金分財忿爭一人置金路上竟去後人義之以其金爲立祠又一說也查慎行詩云舊是鹿筋梁何年祀女郎註云鹿筋梁古地名又一說也是齋日記云後五代時楊行密有將名路金戰死于此故立廟祀之又一說也余

嘗疑蚊不能殺人南史夏支傳孫謙夜無帳蚊不敢近宋史沈倫傳倫佞佛夏日恣蚊噆膚家人秉扇來怒而呵之冀以徼福此皆蚊不能傷人之証然魏書胡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劉廷世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按臨以艾烟熏之有廳吏大醉爲蚊嚙死是又蚊能傷人之証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有人露宿蚊嘬見筋是則俗所傳之藍本而恰不云是女子

當面二解

蔡邕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此當字讀去聲

杜詩當面輸心背面笑此當字則平聲也

口實二解

書以台為口實訾議也又左傳豈徒為其口實言豈徒為食祿計也此與易自求口食同是二解矣

計較二解

漢書賈誼傳反脣相稽註云相與計較也此以爭論為計較又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術畫地計較此以商量為計較今皆言之

內顧二解

漢書楊僕傳失期內顧師古註言思妻子也又左思詩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此所云內顧意是作覗字解

今昔二解

今昔之說大率以目前為今以已往為昔所謂撫今追

昔與今昔之感之類是也而亦有不盡然者史記龜筴傳今昔壬子素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

所天三稱

梁竦傳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爲天故曰所天潘岳寡婦賦序適人而所天又殞是妻以夫爲天亦曰所天又吳質書稱子建爲所天言已所仰賴也天之文義卽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之天

味二解

一味口頭語也如一味樸實一味謙和一味偷安一味刻薄之類不可枚舉猶云一惟蓋專一之謂王荆公詩

併作南來一味凉是此意也杜詩敕廚惟一味則徑指食物之味言逈乎不同

莧陸四解

易所稱莧陸子夏以爲木根草經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兌爲羊之義也陸其所行之路也蓋本說文莧山羊細角之義陸德明又云商陸者樟柳也下有死人則上生樟柳其解以爲莧說也讀如夫子莞尒之莞陸睦也和睦之義也王弼註莧陸曰草之柔者則直以莧爲莧菜商爲商陸矣

入小學二解

禮八歲入小學白虎通十三歲入小學

古剌水三解

池北偶談左公蘿石咏古剌水云瓶中古剌水製自文皇年列皇飲祖澤旨之如蘗然又曰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似乎古剌可飲也明人宮詞曰聞道內人新浴罷一杯古剌水橫陳似乎宮人浴罷染體之水也厲太鴻詩曰一洒羅衣長不滅氤氳願與君恩終又似乎熏洒衣服之用矣三君子者不知何所考耶嚴分宜籍沒時其家有古剌水十三罐人以爲奇則此物之貴重可知余在揚州得一罐上鐫永樂六年古剌國熬造共鉛罐重一斤十三兩藏余家四十餘年稱之分量如故毫無減損錐鑽取水其臭香色微黃而稠濃因寄贈陝西

中丞畢秋帆適一年桂廣文馥寄信來云李河臺新得一罐鋸開裏面皆黃金包裹方知水久而分量不稍減者金生水故也又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酒云古辣泉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云云故辣應作剌音則古剌水即賓橫間之古辣泉也范成大志之於酒似與左公蘿所咏及明人宮詞相合而厲太鴻酒衣之說恐未眞確

愛妾換馬有二說

獨異志以愛妾換馬爲任城王曹璋事宋詩話以爲鮑生以妾換韋生紫叱撥也至有傳爲東坡事者有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之詩尤屬附會

廣陵散二解

述異記嵇康夜坐彈琴有鬼自稱黃帝臣伶倫與之交好授以曲名廣陵散後康臨刑索琴彈之嘆曰從此廣陵散絶矣世間相傳以廣陵散爲嵇康所製按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清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潘在嵇後而應在嵇先則廣陵散是古曲名非康所造且亦未嘗絶矣獨唐書韓皐傳皐云嵇康琴曲所以名廣陵散蓋言王凌毋邱儉輩皆從廣陵起兵敗散傷曹魏將亡之義非琴曲名散也宋人又駁云揚州稱廣陵蓋始于隋晉尚未有皐說殊非是又一解也

出母有二解而周櫟園別立一說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故伯魚有服子上之母出而嫁者也故子思無服子思不忍明言故假其詞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出妻之子爲母服期亦指出母之在父室者而言若再嫁則已絕于子矣故曰繼母嫁從爲之服言從則服不從則不服也周櫟園別立一說曰子思之不喪出母謂所出之母蓋姊妹之至微者非被出之母也引左氏康公我之所自出爲證

別子三解

禮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注別子有三

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一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一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

寒食二解

介子推是日焚林而死後人哀之而禁火號曰冷節此一說也一曰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太盛故有龍火之禁此又一說也見容齋五筆

姑息二解

檀弓曾子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注云姑且也息休也謂苟且取安也楊用脩引尸子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蘊藉二解

今稱人文雅爲蘊藉按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師古註醞於問反言有醞釀也又馬宮傳贊其蘊藉可知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爲溫藉也引禮記醖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即周易藉用白茅之義不當讀爲薀

稱大人三解

大人二字見于周易論語皆德位兼隆之稱然考之史傳東漢鄧康不肯呼宮婢爲中大人蔡雍傳外間紛紛有所謂程大人者似乎大人之稱在漢不過宮監中人耳趙熹傳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則亦不過紳士

之泛稱若韓歆號南陽大人蘇桓公長者三輔稱爲大人回紇占見郭公見一大人而還此則以德言者也疏廣傳子稱父及叔父曰大人是家庭之尊稱又一解也北魏置二大人對領南北二部又置天地四方爲六部大人是方伯連帥之職單于有五部大人皆外夷之尊稱又一解也梅文穆公云康熙時除欽差中使外雖督撫亦不稱大人今司道俱稱大人矣漢宣元六王傳張博令弟光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註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後漢范滂傳滂白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古亦稱母爲大人是五解矣

從母二解

禮從母以名服從母者母之姊妹也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姊妹之孫爲彌甥袁准駁曰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也非姨也姨止緦與舅同引蔡侯之稱姨以爲斷汪鈍翁爲姑舅姨母服二義曰以父論則伯叔期姑姊妹降而大功以母論則從母小功母舅降而緦矣不特同異姓之嫌亦男女之別也

五馬三解

漢官儀四馬載車此常禮也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馬此一說也程氏演繁露以爲五馬未詳所出疑始于毛詩良馬五之鄭註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

比州長御五馬故云樂府曰五馬立踟蹰白香山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此一說也余按北齊栁元伯傳兄弟五人同爲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栁氏門庭五馬委蛇此又一說也姜西溟湛園札記曾引之

宵明燭光二解

帝王世紀以宵明燭光爲舜二女名淮南子以爲地名河洲所照方千里蓋是燭龍含照之義

市井二解

白虎通市井者因井爲市也風俗通云市者恃也養老少恃以不匱也井者爲至市之人必先于井上洗濯其物乃到市也

錢塘袁枚子才

典禮類上

明堂

嘗疑明堂即太廟即國學之說皆漢儒之附會孟子但云王者之堂而已並無他說明堂位一篇並無祭祀學校之言且天子七廟立於京師而周公立明堂於洛邑豈有不祀祖宗於國中而遠享之於千里之外之理周禮大司樂有圜丘之樂有方丘之樂有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而不及明堂趙邠卿云周制王者朝諸侯於方岳皆有明堂在畿內立於王城之南七里亦並

無祭祀之說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或是周人尊崇文王欲以配天而又嫌日至之郊已配后稷故於季秋之享帝而爲是舉歟抑洛邑爲周人東都洛誥曰王入太室祼想卽其地歟然詩序與孝經均非三代之書不可信也至於明堂卽國學之說經傳尤無明文月令以爲王者夏日之所居與青陽總章元堂並峙於太廟之前史記公玉帶上明堂圖魏晉以降動議明堂牽合附會至數十萬言宋仁宗卽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以附會明堂卽太廟之義均爲迂誕善乎晉袁悅之言曰若明堂卽太廟則齊宣王亦斷無毀之之問矣

郊天有尸祭昆蟲無尸

古無無尸之祭惟祀天無尸見曲禮疏節服氏之逆尸車爲后稷配天而有尸也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尙書大傳帝入唐郊丹朱爲尸石渠禮論周公郊天太公爲尸似郊天亦有尸然先儒皆以爲祭感生之帝則有尸祭先天之帝則無尸也蘇氏曰八蜡之祭貓爲貓尸虎爲虎尸惟昆蟲之尸當作何像則古人無言之者

喪次即位

周康王以冕服即位於喪次蘇子瞻譏之毛西河遠引博証以爲帝王之禮不與士大夫同宋羅氏以爲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

喪矣初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此言正與西河相合按伊訓孔疏謂春秋之世有奠殯即位者有踰年即位者奠殯即位者告殯而爲喪主康王是也踰年即位者改元而爲國主經傳無所考惟何休云即者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終喪事也大抵人主在初喪以冕服即位於未成服之前而以喪服宅憂於既成服之後其踰年也假冕服之暫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胡安國誤據高宗諒陰之說以居憂之禮混即位之文引虞夏二書以爲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不知舜禹之攝皆攝代之事非繼世也杜預答魏舒問諒闇曰周公不

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心喪也反喪服之說亦尚可疑

五十不服喪

喪服大記五十不成喪司馬書儀五十居喪御酒肉

齋二義

或疑周禮王齋日三舉是齋時用牲更盛而朱子註齋云不飲酒不茹葷似佛氏之齋按莊子顏回曰回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孔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莊子一書實在周禮之前朱子本莊子而不本周禮是矣或謂儀禮喪服章既練素食哭無時康成註素食為平素所食非蔬食也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引霍光

傳羣臣奏昌邑王居喪不素食則是蔬食之義王莽傳
莽聞水旱輒素食太后詔之食肉康成所注誤矣

廛二義

孟子市廛而不征之廛是稅名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居宅大約夫布即後世之口錢里布即門攤之稅也朱註混兩廛字而一之又舍周禮閭師夫布之文而專引載師以夫家之征當夫字解用康成一夫百畝之稅之說而不删去一家力役之征句是又添一稅也戰國雖横暴亦不至廛征夫里横集一門此論見陳見復司業法

江雙池以爲周禮門關市皆有征所謂紩布者列肆之稅也總布者無肆而列市之稅也廛布者商賈所居屋稅也此孟子之所謂廛也所謂質布者所罰犯市禁者之稅也罰布者所罰買賣不平之稅也此孟子之所謂法也五布不必皆出錢即征其所有之貨以當廛稅若旣取廛稅則不征其貨是廛而不征也凶禮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周人征廛於市則不復征貨於關征貨於關則不復征廛於市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賦其廛皆只一征無二征也戰國不然故孟子屢言之

徹非通力合作之謂

趙岐註孟子云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訓徹爲取與孟子雖周亦助之說相合康成訓徹爲通且云周人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於經並無明文朱子因之悞以通力合作爲徹似公私內外俱可不立而與孟子其中爲公田之說不合左氏曰穀出不過籍杜註借民力以耕公田所收不踰此數正合孟子雖周亦助之說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有食九人食八人之農使通力合作則無善稼不善稼之分與九人八人之別矣周行徹法而公劉在夏后之時已有徹田爲糧之詩似乎三

代法寬列國各行其制如三正並用之說

君宴別立主人

古君與卿燕膳夫爲主大夫爲賓所以別立主者伸公之尊也正主正賓儐儐拜起敬也君不爲主君不勞而賓亦可以盡懽

介即副

古有賓必有介介今之副也如賓死則介爲主人今之使于外國者有正有副主試者有正有副即古人用介之義皆以備不虞也

一獻

主酬賓賓酬主主又酬賓曰一獻自此三獻九獻皆推

而贋之見左氏註

贄有授奠之分

古平輩相見者授贄若卑者見尊者則奠贄而不獻壻至婦家親迎所奠之雁卽贄也

杖

杖有擔爵主喪輔病三義雜記曰叔孫武叔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于是有爵而後杖此一義也禮夫爲妻杖則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孫不杖矣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而父亡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庶子不杖而輔病則杖童子不杖而當室則

杖庶人不杖而長子爲主以接賓勞則杖父爲嫡子妻杖故適子喪妻不杖庶子不然雜記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亦爲宗子而云也

縣令弔人

漢劉德問田瓊以爲君弔大夫迎于門外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今縣令弔人人當依國君來弔禮否瓊曰然若丞尉則依大夫弔禮可也

奇拜似打跧而非跧

鄭注周禮奇拜爲屈一膝疑卽今之打跧金蟲子以爲奇拜如今之一叩以一足畧屈作欲拜勢而非打跧也打跧卽淳于髡之希韝鞠䠞䠞半跪也田蚡傳餘半膝

膌是也通雅以爲奇者不偶之稱謂一拜也後漢書高句麗在遼水之東跪拜曳一足是則打跧之所由始矣說文跧蹴也卑也博雅跧莊匍匐也類篇屈伏也

肅拜似扶而非扶

禮註肅拜是婦人之拜以兩拜夾一拜故曰俠拜劉熙釋名婦人拜曰扶言抽扶而上下其手即俠拜也朱子以兩手至地而頭不下爲肅拜與古註不同似又非扶矣愛日齋叢抄以爲古人坐即是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古人所以有母拜其子姑答其婦者蓋跪坐在地拜本易也鄭註肅拜若今揖亦是軍中之禮介胄之士不拜以甲胄在身不能折腰婦人首飾煩重亦不能折腰

故均以肅拜行之通考以婦人肅拜爲吉禮手拜爲凶禮手拜者手至地也可見肅拜似扶手不至地

婦人不跪而亦跪

北史周天元始令婦人拜天臺如男子拜則從前之不拜可知宋明肅太后欲親自郊天大臣爭之不能得薛簡肅問陛下服袞冕將爲男子拜乎爲女子拜乎太后意阻然古樂府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又長跪問故夫王建宮詞男兒跪拜謝君王婦人未嘗不跪蘇秦嫂四拜自跪而謝吕后跪周昌亦是一證張建章勃海國記言不跪始于武后王貽孫引之以答宋太祖而其實則非也

郊天再拜

李涪邪說以爲唐祭天地只再拜今婦拜姑必四非禮也誤于禮疏跪獻衣服笸篋故也然國策蘇秦嫂四拜自跪而謝則四拜之禮秦漢前已有之魏了翁古今考以爲褒拜卽再拜禮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盖避君也後世乃有朱蔚拜令人齒冷大抵古人拜不甚多朝見天子五拜見東宮四拜見父母亦四拜其餘見長官只兩拜續通考言之甚詳

稽首最重

荀子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鄭註拜而后稽顙曰吉拜謂齊衰不杖以下者稽顙而后拜曰凶拜

謂三年服者空首至輕爲君答臣下之拜稽首至重故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尊君也左傳孟獻子相魯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空首頓首之分

金壘子曰稽首者首至地而稽留頓首者首觸地而卽起空首者謂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振動者得罪而震驚之義褒讀爲報再也拜神與尸也奇拜卽雅拜先屈一膝也共賓振動卽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附稽顙奇褒附稽首拜只四而遂類附名以爲九也王敬哉以稽首與稽顙之分在有容與無容而已

揖喏拉手

今吳語以揖爲唱喏老學菴筆記曰先君言舊制朝叅拜舞而已政和而後增以喏又有瞻笏之儀其制未詳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宋所謂喏乃始于江左諸王支道林入東見子猷兄弟曰見一羣白頸烏喚啞啞聲卽喏也宋書恩倖傳前廢帝言奚顯度刻虐此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卽日宣旨殺焉翟灝曰按喏本古諾字倡諾似卽唱喏也玉篇喏訓敬言春渚紀聞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聲亦唱之義鄭註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似近今拉手之禮遼本紀聖宗詔待御撒拉獎諭樞密使貫寧代行執手之禮

元朝儀最繁

元禮志凡羣臣朝賀唱儀者曰鞠躬曰平身曰山呼曰再山呼曰三舞蹈曰三叩頭曰出笏是其儀最繁也

受拜者先拜其先

前輩見通家子弟將受其拜先設一空位象子孫之祖父已先拜之而後受子弟之拜見孔氏雜說

一坐武坐

愧郯錄辨一坐武坐之儀以爲皆跪也朱子有白鹿禮殿塑像說漢文翁石像是跪坐不是跏趺蓋臀壓膝而坐也非今之盤膝也盤膝乃是原壤之夷俟一名魁踽

一名跏趺

古不輕拜人亦不輕受人拜

晉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家不肯拜其母曰夫拜其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袞與準交未若弟兄不應拜也東漢王丹不受侯昱拜昱曰家公與君拜交故拜丹曰君房雖有是言丹未之許也故不敢受也張詠不喜人拜有見者與客預戒之有違者詠連拜不止

孝子可以出門

禮士夫三年之喪國君不呼其門似孝子無出門之禮然士喪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是孝子亦出門也但木綰木鑣欲其無聲耳檀弓曰士于公門脫衰可知非公門則不脫衰似孝子可以出門之証

古不共厠

士喪禮隸人涅厠註古人不共厠涅者塡之也

尸柩無拜禮

禮尸柩所在不但賓不拜子孫亦不拜何也古人掘肂見衽不使人見棺也未虞未練猶以生禮事之練而祔乃埋重立主以神禮之使不曰祭虞而立尸卒哭而諱葢人事畢而鬼事始焉虞以前皆不拜

容車

今喪禮以肩輿輿畫像而行號曰容車其禮最古所謂祥車曠左是也春秋公孫蠆卒天子賜大路皆吉駕之明文今之鼓吹導從是也古人無畫像大抵木主在耶

祠大而奠小

尚書疏伊尹祠于先王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者奠器而已有主無尸其禮小殯殮之祭皆曰奠虞祔卒哭始名曰祭賈公彥曰非時之祭曰奠

乳母緦

乳母緦者謂母死莫養之兒非謂人人乳母皆有服也晉梁氏辨之甚詳然韓文公乳母墓銘稱孤子愈孫男某北魏佛狸竟尊乳母爲保太后又稱玉京太后亦非禮之禮矣

賤孝

古有隊者見廣韻隊字注即賤孝意秦人傀喪家食也

並喪

曾子問並有喪如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各服其服卒事反服賀循云父服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畢之日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服也父喪內而祖亡應立二廬以受弔弔父則往父廬弔祖則往祖廬居重喪而遭輕喪則以輕服包重服當除服其除服畢反喪服宋儒周鴻有並喪乃畢母服而後服父服蔡虛齋駁之曰如此則母服未終之日其哀父之念能格之使有待遏之使不行乎

在遠除服乃歸

已在遠聞喪除服乃歸晉董勛以爲先王墓歛髮祀經

不制縗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于墓家人待之如常不變服也按此云在遠聞喪未知是何服之喪設是期功以下則哭盡哀遂除於墓可也設是三年之喪雖係聞訃在除服之後亦當追服三年以伸其天性不容已之情正如今世士大夫在外丁憂以聞訃之日起扣限二十七個月甚合禮意否則於墓上除服之後依然食稻衣錦似未能有止於人子之心也

大功數閏

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註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又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以其言期也期者

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以去年九月卒其年閏九月若以閏筭南郡王兄弟應以四月小祥王儉稱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益以計年計月為分後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以求仕元珍以為宜加罪也

招魂葬非禮

晉袁瓌禁曹僕射之招魂以魂不可掩還于棺也故漢之新野公魏之郭循俱為非禮其實始于漢昭靈后之葬櫟陽傳純禁東海王越妃裴氏招魂合葬之請以為古人招魂于廟于祊于寢並無于墓者

今喪過古

顧寧人以爲今之喪過古人者三一子爲母服斬三年一子婦爲姑服斬三年一改喪禮之二十五月爲二十七月葢鄭以二十五月之中爲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而禫祭爲二十七矣服問云中月而禫註云中月者間一月也只二十五月也

斬衰可笑

唐駙馬爲公主斬衰三年金世宗命子爲改嫁母服斬三年皆可笑也至于蔡徐州薨主簿服斬慕容熙妃苻氏薨熙爲服斬尤奇

婚而遇期功之喪

婿親迎而有期大功之喪則夫改服于外女改服于內卽位而哭卒哭婿入來帶相見而已不行初婚之禮

拜掃與上墓爲二事

按開元禮所載拜掃禮外又有上墓之禮　無祭而上墓有祭是拜掃與上墓係二事不知何時復合爲一也

子婦爲舅姑斬衰三年

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此古禮也唐相鄭餘慶書儀有斬衰三年之說尚未通行至宋孝明皇后爲杜太后服斬三年而後此制遂行崑山讀禮通

考言之最詳

祔婦舅主之

喪服小紀婦之喪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

沈冠雲曰震澤縣西濠沈維墉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維墉今以適子爲適孫一身兼主二喪宜卽正承重之名位以事其事維墉疑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墉旣兼主祖喪固應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卽幷其名位而正之奚其可蓋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祀于其父若祖之謂也先祀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喪之重在父則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葬而後承承之父者父殯而後

承故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喪而事承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攝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攝主宋庾蔚之所謂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是也主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在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見曾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死之之尤者哉曰然則維攜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殯也决矣至其殯父而具狀與刺也宜何稱曰未承重猶孫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葬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誠于

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誠則哀之殺爲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詮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啟殯而朝卒哭而祔練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父妾慈已者服議

沈冠雲曰吾縣濮氏有二妾其少者有子某長者某氏無子則與少者共撫其子如已子二十年不衰其卒也家長沒矣某念其恩勤而深痛焉遂與親黨謀所服之者或曰在律父妾之有子者稱庶母服期今某氏無子

某不得爲之服或曰某氏之撫某恩勤隆至乃經與律所謂慈母也宜爲之三年某不能決擇乃屬潘生持二說來請余曰父妾無子而爲之服庶母之服則悖於律有撫巳之恩而無服則不即于人心爲之服而直同慈母則又過而失其中愚以爲惟半慈母之服以服之庶幾乎得也喪服經齊衰三年章云父卒慈母如母傳謂妾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爲母子者母死喪之三年貫父命也今某自有母父無定命則不成之爲慈母故不得直同慈母之服然某雖自有母而某氏實共撫之父雖無定命而其撫之也實心嘉之是某氏固居慈母之半故某亦當半慈母之服以服之也半慈母之服則亦

爲之期此雖經與律無其文而可以義起也潘生曰鄭氏之註喪服傳謂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今不可如其說而爲小功歟曰古之爲庶母也緦慈己焉而小功則爲加今之爲庶母也期慈己焉而小功是再降也故不得如鄭說也然爲其慈己焉而加隆于庶母又不得也隆于期者惟三年三年之不得則期而止此無如何者也曰某之所生母亦嘗親于某氏某爲某氏也如之何曰衆妾以相親制服亦不見經與律以同室生緦之義推之其服緦乎

喪所生母雜議 庶出之子謂其母曰所生母繼妻所生子謂其母曰生母見會典

封司封 贈爲嗇

沈冠雲曰震澤縣某乙之所生母某氏卒屬其所親來問魂帛銘旌及適孫列狀刺之稱余曰在魂帛宜稱先母書銘而繫以家長名側室無他稱適孫無服不宜列狀刺曰乙之父某公嘗擬稱某氏爲繼室今以側室稱則父欲伸之而子故屈之矣安乎曰禮在何伸與屈之有必探父志而遂之是陷父于不義也若以稱側室爲未安爲不觀明吳孝廉側室貞節坊之所題乎曰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之母太孺人范氏繫子於母乃竊取春秋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法準此爲稱則于義不拂于情亦不傷矣曰是誠善顧今之貴者在乙之弟丙可以繫其母乎曰可至喪則以長繫銘則以貴銘名也

宜繫其著者也曰繫以子而不繫以家長其權乎曰禮也非權也傳曰妾不得體君若家長存而主妾之喪繫以家長其可家長沒而繫之時俗則然故不必然也曰魂帛之以母稱也殆不得稱妣乎曰然妣者媲也適母媲于父所生母但當稱母曰母上曷不加所生以殊之曰子不宜殊其母也孽而妣其母謂之無妣子而殊其母謂之無母無母之罪與無妣等曰適孫無服誠不宜列刺狀矣顧亦可通其變乎曰不可古之列于狀刺者惟喪主今衆子諸孫之並列既從俗矣而又將及無服之孫是變之變也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陸佃曰然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蓋貴妾主之賤妾不主也

今制則嫡孫亦有服矣

孤哀子

父死稱孤子母死稱哀子始於溫公書儀朱子深非之按穀梁曰柩在堂上孤無外事又曰娣姪者不孤子之義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疑父亡稱孤始此至于母亡稱哀則是蓼莪哀哀父母之義然孤哀二字古人不分爲父母也

准開元禮虞祭祝文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祖父稱孤孫祖母稱哀孫大小祥祭如之朱子家禮父母俱亡曰稱孤哀子又曰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所自稱也左傳陳成子三日朝

孤子注孤子死王事之子也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今欲行古禮父母俱亡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難卒變